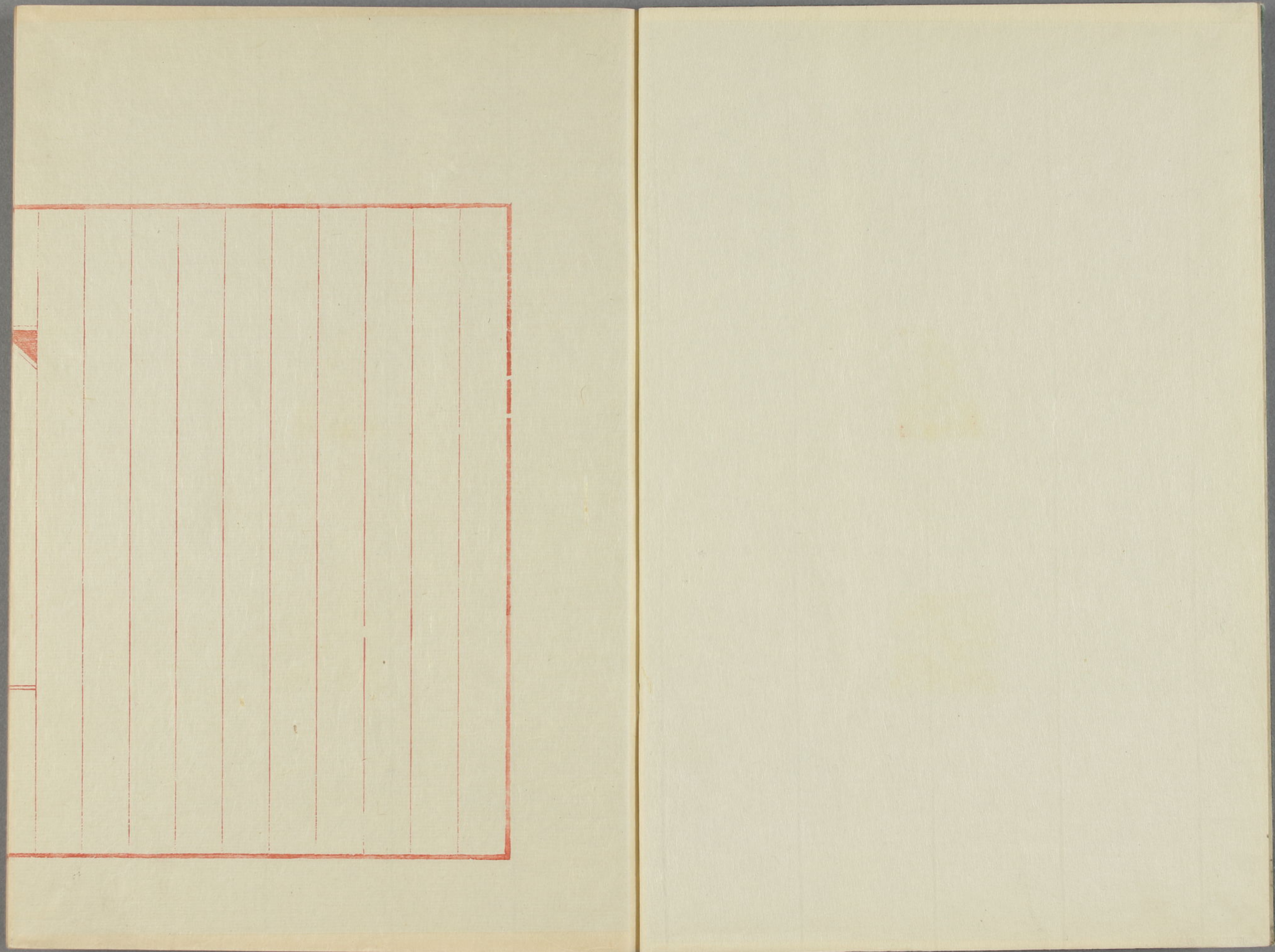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文書27
C7
1







明治十一年戊寅二月十五日訪清國欽差大臣何子莪如璋君副差大臣張魯生斯桂君於芝山內假公署月思院筆談

誠一曰久聞隆名始培芝眉溫容靜穆自見大人氣象但未通貴邦之語而又未能筆語心意爲塞請教張魯生曰弟初至貴國欲尋通儒而晤談之不勝欣甚今見閣下喜益眉尖又復溫潤沖和更覺慰懷將來多有請教惜以未通言語未能暢所欲言不無歉仄

誠曰貴邦與敝國比鄰。總劃一帶水耳。今兩國皇帝互派使臣以結交誼。則訂盟之始。而兩公適奉使命而來。爾後益親睦。互謀兩國洪福。何幸加之。張曰貴國與我國為貼隣。同屬東洋。不如西洋之疎。自然親密。且本地居民衣服禮義多有相同之處。其初必有自我國來者。可知原是一家人也。但願自今以後永遠和好。非獨我國之幸。抑亦貴邦之福也。何子莪曰貴國新設學校。以漢學為教者。仍有幾處。仕進之途。以漢學入選者。是何名目。請示知。誠曰敝國維新之後。文物制度並未整定。至學政尤

屬創業邦人。本盡修漢學。取士之道。亦專以漢學。任選方今歐洲之學。不過取長以足國用耳。修身道德。豈復有盛於孔聖者哉。

何曰貴國聖廟基址極宏。宮殿結構亦如中式。又廟傍房廡極多。未識可以租寓否。

誠曰聖廟基址政府假以為書籍縱覽所。不許租寓。頃有興聖廟之論。

誠曰貴邦與敝國唇齒相持。真兄弟之國也。近年泰西氣運方極旺盛。火船火車與電線並通消息。纔有。崇端便開兵事。以逞吞噬。今也東洋幸無虞。豈可

安逸怠惰以喜一日之無事哉。而大國宜以此時益厚交誼以圖他日也。高明以為如何。何曰：尊論是極刻。以亞細亞洲論，惟我國與貴國形勢最近，亦宜倍親近。貴政府改從西法以求富強，亦是救時之策。惟改服制與歷朔二者，似為過計。頃我國於兵船各制，亦事事講求。惟政治之大者，如禮樂文章之類，則自有聖教可遵，千古不廢者也。質之高明，以為然否。

二月二十七日，張副使魯生、斯桂、沈知州、梅史、文榮及王治本、王琴仙來訪。先是王治本有書

先刻發郵書，恐送達已遲，特遣走夫布告。明二十七日午後三四時，敝公使張翁到尊府答拜。乞君切勿他出，是荷。餘待面敘。專此叩請。栗香仁兄大人晨安。愚弟王治本頌首。

誠曰：寒威未除，想與居佳。適奉賀，今日枉顧，茅屋生輝，但憾無一物慰尊懷，赧慙之至。

張副使曰：本擬早來拜謁，緣公事繁忙，故濡遲至今。又因大久保參議利通參議枉顧，傾談久之，以致來遲。望為宥恕。

沈梅史曰：久仰大才，今得識荆，幸甚。倘得常奉教於

君子何快如之。

張曰。尊府地位頗好。風景亦佳。到此頗暢襟懷。得有曾根先生能通漢語。更可長談。愈覺樂甚。

誠曰。公等奉使東來。結兩國之交。誼所謂任重道遠者。雖則賢勞。豈又不壯乎。

沈曰。方今兩邦和好。弟輩貴邦奉使。得晤諸公。治世名賢。寔社稷蒼生之福也。

誠曰。一堂笑歡。兩國交際。真未易得之事也。肝膽相照。素無彼我之別。

沈曰。朝廷脩睦。朋友交歡。上下同情。在此時也。

誠曰。始見琴仙兄。容貌秀雅。方知襟懷絕塵。自序請屢被枉顧。但愧茅屋。只禮待耳。漆園兄亦係久交。文士之交。素不要嚴恪。率意放懷可也。

王琴仙曰。僕松貴國後。漆兄談及盛名。如雷貫耳。本擬早登先生之堂。一瞻道範。奈俗務縈身。有志未逮。今日趨謁。得識尊顏。曷勝欣幸之至。尊府夏屋渠渠。更以優禮待僕等。反出此謙言。先生正易所謂謙。君子也。

誠曰。僻區極乏需用。僅辨野酒。山肴而已。願獻一杯。以却春寒。何如。

沈曰主人厚惠謹當頌命弟初來貴邦諸事未諳幸
遇高人賜教欣幸

誠曰是淑邦所產密柑曾聞移自雲州此種橙柑不
識貴邦產于何地雲州何省請示

沈曰非雲州溫州也我國黃柑以永嘉為美今之溫
州府屬浙江省

誠曰家居今年七十二敬拜諸公

沈曰尊大人年高德劭今得拜見喜見道範欽仰

錄古稀自賀詩以呈何張二星使七十二一瓢
七十古來稀紀孫統膝繁一瓢者樂足清福是天恩

和一瓢老大爺原韵並請榮正光緒四年春正
月

椒酒方流馥辛盤共薦新登堂來介壽扶杖醉新春

敬和一瓢尊丈元韻

晚生沈文榮拜稿

珪璋為國瑞蘭桂繞堦嚴杖東皇賜優遊荷主恩

謹書戊寅元旦詩以乞正

男誠一再拜

人生樂事貴天倫把酒團樂祝歲新坐白老親顏似
玉古稀添得二回春

茲謹依原韵錄呈栗香先生一敬弟張魯生拜
玉屑霏來妙絕倫談餘技出白頭新門庭蔭庇椿萱

茂長我年華有九春

奉和栗香先生原韻

弟沈文煒未定草

淵淳嶽峙表人倫拜謁樽前白髮新
東海仙翁蓬島任年詩酒醉和春

步韻奉和栗香大人詩

浙東王治本拜

擬將歌詠代伶倫把酒歡談契酒新
蘇氏老泉今得見一團和氣挹長春

步栗香仁兄大人原韻

王琴仙拜草

一枝妙筆出犀倫訂訂詩書約法新
椿樹陰濃蘭甲拆華堂進酒祝長春

奉和栗香大人芳韻

曾根俊虎拜

滿室之人皆絕倫訂交詩酒興方新
不關浮世榮枯事笑醉杖來桃李春

博曾根先生一笑

張魯生拜

情深如水有汪倫為勸加餐語
新一事差堪噴飯笑君家二月我初春

陽曆二月即光緒四年正月

誠曰拙稿經張公電正否又問尊序成否如何
王治本曰張大人處尊稿已評定今日忽忘携來
拙序未脫稿誠曰僕用邦音吟詩願諸公一聽

王琴仙曰先生之者僕雖不知而抑揚節奏僕固知之先生善善於謳歌者

沈曰弟雖文士亦嘗從軍塞上

誠曰他日願拜塞上傑作

誠曰豚兒大八斤年十二纔習文字自今後願受大方之教

沈曰佳兒狀貌魁梧定是天上麒麟

王琴仙曰初謁公字又叨佳釀實深抱歉僕一叢書生碌碌無長過蒙獎譽益滋慚愧

沈曰飲領塵教叨擾佳者銘感於心謝暇日史裁

有暇當再暢談此際正宋子京軸簾燃燭修史之時弟不敬敢告辭矣

二月二十九日清國欽差大臣何如璋來訪

何子莪曰昨承枉顧快領清譚日來天氣晴雨不時又值館中有事是以遲候今日造訪喜晤殊慊鄙懷誠曰春寒稍峭興居想好今不厭遠被枉高軒實失迎禮諸恕

何曰史館中公事忙否每月到館幾次

誠曰史裁未得暇每月賜休僅五六日去年西陲之亂漸屬治平今則編纂其始末纔了一事忽生一

史館之職終身應不能絕筆。

何曰史館編輯用貴國文抑全用漢文自戊辰以來事務紛紜近有編成幾刻否館中同事多可。

誠曰編集文法原用漢文但邦人未能盡讀漢字故今所編旁用邦文戊辰以來沿革相繼紛紜不絕國之多事古來未有甚於此時者諸政漸就緒史亦漸成刊將在近館中同事編集上官十餘人下官十數人。

何曰貴國史例如何有分別紀傳各類否國統一姓相承自開闢至今亦是佳話。

誠曰史例分別紀傳各類如諭敕國帝統一系相承自神武紀元至今殆二千六百年往古未有一定文字中世始遣使于隋唐以學漢文而來六國史日本史等倣貴國編集體裁以記載時事然文辭卑陋未足以供大方之觀也。

何曰頃新定取士之法如何學者進身何階可得聞乎。

誠曰取士未有一定之道王政維新之際進身得官者大抵取其破舊與興新法者而用之而敝國以武建國素乏文學之才慚歎。

三月七日月昷院訪張副使談

誠曰貴朝畫國初功名肖像在康熙之時乎抑乾隆之時乎

張曰康熙年間已有之乾隆年間集大成也道光年亦有之

誠曰國初功臣著明者何人請略記之

張曰如攝政王爾巽王睿親王等類

誠曰道光年間功臣即其時代之人乎

張曰是道光年間之功臣如長中堂龔楊遇春等

誠曰聞功臣畫像於紫光閣此閣在何處何代築之

張曰紫光閣在御苑中皇帝引見外國公使此閣成在明代在北京中最高眺望金鰲玉棟西戶牌樓名也在橋之東西畔

途上漫吟錄博一槩

誠一未定章

總到花時雨又風恨他芳事太匆匆
年華瞥眼今如此春在櫻開梅落中

和原韻

張魯生抄

二十四番花信風風光駉駛亦匆匆
自從醉卧梅花塢又到櫻花滿眼中

四月十九日訪月昷院正使何子我君參贊黃

遵憲公度筆談

誠曰。始接黃君公度。爾後願賜大教。余有具慶。地
父七十二歲。老母六十六歲。今錄近作博一笑。
五子八孫。雙老親。樽前共祝歲華新。一團和氣
藹然動。不獨梅花笑報春。

黃公度曰。如天之福。願祝自今以往。年歲捧觴。
祝親子子孫孫綿延也。

誠曰。我邦孤立海中。不知年內興衰。殆數十年。亦是
海東一桃源也。何料漢人來問津之事。爾來不復
能獨樂。梅花是為可悵。蓋地球上之大勢。不得不

然也。

黃曰。貴國獨據名土。一姓相承二千餘年。蓋為萬
國所絕無。今日之外交。亦時勢不得不然。然僕輩因
此而觀其山川之勝。士大夫之賢。政教之良。不可謂
非大幸也。

誠曰。敝國與貴國結盟。以今為始。而學漢文。蓋隋
唐以來。連綿不絕。則雖孤立于海中。其制度文物。亦
得僅備者。乃是漢文之德居多。可謂文字增國光。
今日始得拜晤于君。而後相共討論是非。以謀兩國
幸福。僕之願也。

黃曰。敎國三國志。既稱貴邦文物之盛。風俗之美。隋唐以來。往來較密。深惜當時未及結盟耳。所云割度文章以增國光。夫則何敢然。至今雖參用西制。其規模頗有存者。僅輩此來考證古制。亦一快事。時惠教為幸。

誠曰。何出言之謙。

黃曰。竊謂今日之西學。其富強之術。治國者誠不可不參取而采用之。然若論根本。聖賢之言。千秋萬歲。應無變時也。即如近日尊王之舉。論者謂發於賴子成之。推重楠公。故其子首建此議。是言不為無因。

誠曰。貴論極明確。我邦自古敬神尊君。乃是國教。中世自孔聖之道。傳來于我邦。忠孝大義。因以益彰。今日之西學。唯取其長。以謀富強而已。

黃曰。聖賢之理。人同此心。所謂地之相距千有餘里。若合符節者。貴國人亦然。不過得孔孟所論。蓋明其理耳。僕願南人文物。始盛亦在唐宋。後較之貴國。雖為同土。被聖人之教。蓋未之能先。嘗竊論之。歐羅巴富強之法。近既及亞細亞。孔孟之說。將來亦必編及歐羅巴。未審君謂然否。

誠曰。近聞歐羅巴人亦頗學孔孟之道。未知果然。道

德之教固以孔孟為第一。

黃曰。朱利堅最多習之。近聞頗盛。耶蘇教播及天下。而行之中。東西土輒廢沮者。亦緣聖學為第一故也。歐人著書。頗議敬國。而孔孟不敬置一辭。亦可見人同此心。同此理也。

又曰。香山老人學問劇佳。品不高雅。僕甚效之。重之。甚惜其年老。而不得志也。

誠曰。敬國仕進之法未立。皆身大檢。以漢學入選。今日廢藩建縣。百度改新。香山近壽老未得志。同歎。黃曰。此茶為武夷上品。未審喜飲之否。

誠曰。此茶真佳。頗爽口中。先生曾觀向島櫻花否。

黃曰。前日曾一往觀。此花可謂奇絕。蓋中土所無。朱舜水盛稱之。無怪其然也。

誠曰。聞貴國櫻桃頗似此花。僕嘗疑貴國如果有此花。文人之歌詠亦當有之。而其所以獨及蜀之海棠。而未及此花者何也。或思所謂櫻花貴國則無之。請教。

黃曰。其種實亦似櫻桃。想接以別木。又此土膏腴。栽者必善。故作此爛熳奇觀。深惜吾邦前代詩人不來名國而歌詠之也。

誠曰。堂上瓶花。邦人呼以椿花。貴邦不然乎。

黃曰。是花曰茶花。貴邦人亦以椿。敝國之椿。大者至數十合圍。莊子所謂大椿。以八千歲為春秋者。是樹無花。其葉可食。

誠曰。敝國所稱茶花。其木不大。十月十一月之交。著花色。有紅白。今言貴邦之椿。不着花。想蓋別種。

黃曰。貴國之椿。即茶花。其花葉時候。皆同。蓋同種而西土異名耳。

誠曰。僕昨遊向島看花。偶得一絕。錄以呈。
萬樹堤櫻齊放葩。春風十里最紛華。香雲一白茫。

無際人在花中不見花。

黃曰。尊作風調絕倫。依韻奉和。

萬樹千枝花影斜。紛紛裙屐亦豪華。衣冠詭是西來法。愛者儂家懶看花。

誠曰。此般西來法。頗妙。我輩窮措大。未能會此佳境呵。

黃曰。若使先生辱臨敝國。則亦詫為東來法矣。誠曰。佳謔絕倒。

黃曰。頃有他事。未及奉陪。敬先告辭。容暇。走請尊齋。再領教也。

廖曰僕姓廖名錫息。久身大名矣。今日得見甚喜。
誠曰僕亦然。片日相見何其遲也。僕之罪諸君
廖曰閣下辱辱臨。弟適有公事。是以未曾出拜。弟
先失主人之禮也。且閣下來晤公使。自不能徧拜。弟
隨負矣。

誠曰何大人今日何處去。

何子錫曰家君今日去拜客。

誠曰願近日從大人共來我舍。

何子錫曰稟明家君當隨往拜。頃家君回館。請先生
姑寬。

何子我曰此昨游向島和友人句錄之一笑。

十里春風爛漫開。香雪凝滋錦成堆。盛筵莫惜詩兼
酒。此花時我正來。

誠曰余有兩親今過七十。願賜祝壽具。慶之大作。
永為家寶。

何曰雅屬第恐詩句不工。不且博尊公一笑耳。

誠曰近日敝廬招先生與張老爺詩酒集會。
不知來否。願携黃才人沈梅翁來。

何曰當謹遵。

誠曰僕將刊拙稿養浩堂集。先生幸賜大序。

何曰僕素不工文勉強為之恐類佛頭著糞奈何
大著以先睹為快

誠曰僕少時好作詩及漸壯遭遇國事拋却筆硯殆
將十年后幸得見大方諸君推敲文字何幸過之拙
稿著得經大削及賜大序則其重不啻九鼎大呂
何曰昨訪青山老人於松風樓屬余賦之因用其韻
成原韻錄其一以笑

地拓城西半畝宮小樓漫起松風任披庭葉搖空
翠為避車塵滿軟紅左史嗣官知世美中郎傳少
信辭工花時退食招吟侶豪氣為驚吸酒虹

倒屣相迎記上宮倚樓吟又挹清風筆譚有興兼浮
白花笑無言半面紅抱歲寒心書自老和陽春曲故
難工銜杯莫惜韶華晚霽景遙天見海虹

六月二日訪何子我公使於月畧院筆談
誠曰久不攀崇階氣候不順尊體想健適欣頌

曾所願拙稿今日拜呈特希痛刪
何曰足下少時為詩師何家請一言

誠曰僕少時好詩家貧不能買書僅有子鱗唐詩刪
一卷而身我鄉有山田塲堂學識極宏詩才高逸
不愧賴山陽余師事此人及漸壯遭國多故拋却筆

硯殆十六年不能窺詩境方今得見大方君子願
詩教僕之欣幸不可言

何曰賴山陽在貴國其才力文章當為第一使斯
人生於今日官之於朝其作用必有可觀

誠曰維新前尊王攘夷之說本於陽文者多矣

何曰固本君為人如何君識之名

誠曰我聞其名未見其人頃聞著東洋新報重印
成齋想熟知其人

誠曰余向者以暑天休暇將駕郵船看洞庭秋月
為有作錄呈一笑

渤海相隣日與清飛輪一棹達交情君息新賜納
涼暇擬向洞庭看月明

何曰君詩可謂清興獨發第辭洞庭則往還程途
一月之期迫促矣一哂

誠曰凡漢學之要始於修身終于治國而所主常在

道德淑國學者之弊或好談論時勢或徒嘲弄風月

至學之大要漢然不顧而不與政事關涉宜哉憂

世者所排也獨惜其尤之者不罪其學之者而獨

一概罪其漢學也至其甚且曰漢學不為世用

竟致今日之衰頹是亦不識本之論也故余雖不敢

亦常以振起漢學為念矣。

何曰尊論誠然第鄙見不必別立漢學名目如四子書中義理是有生人即宜知此義理者故請於學校中課之使愚民稍知義理中有所主斯不為雜教所惑即漢士文章詩賦之流好者學之不好者不必學無關得失也緣有生人無論欲為何等事業均須識字欲識字必須讀書讀書時授以四書稍為詳忠孝仁義之旨隨後視其材質所造學為技學為工學為各藝因而造就之則有本有末國家之人才用之不盡矣是讀四書固有益於新政而無流弊也若別

立漢學名目則恐阻之者多轉有所不行矣卓見以為何如

誠曰尊論頗關涉于世道人心他日潛思以叩其極底請教

何曰今英米人歎孔學無弊害而將翻譯四書以大弘其道

誠曰漢學終無竭所謂極天地古今而不變者也何曰大久保公為國謀忠矣洵是人臣之模範而忽罹慘禍實可悲傷舊士族不便新法以行此事頃政府改通政法否

誠曰大久保大臣之變實國家之不祥不堪慨歎
但朝廷固執心之前議而不變是洵社稷蒼生之
福也

何曰西鄉隆盛為人如何余以為志大才疎遂亡其
身向者及征韓議敗思乘朝而去論者猶為有
憂世之念乎

誠曰維新之際西鄉氏與大久保大臣交最深其
謀為尊王之大舉而並立于朝自征韓議起各異
其所見大久保其人忠實剛毅始終唯一而西鄉中
道變人惜其無終始然此亦一世之雄也

何曰高謂維新之始若無岩倉大久保二公而使西鄉
獨握重權則其果不為大將軍也不可不知矣君
以為如何

誠曰西鄉進杖王室退在山林則尊王之事想應
不必讓大久保且其行為非常人所可測知身
何曰此即變化也惜哉大久保不忌行新法則不
必有此禍今欲改數百年之積習雖有大力量之人
是豈可一時行乎大久保一折此後誰執政府之
主權

誠曰岩倉大臣伊藤美議其餘閣臣皆贊成大

久保遺業

何曰。諺云。西虎鬪必傷其一。今西虎斃矣。誠可傷也。

六月十四日。養浩堂招何張正副兩公使。黃參贊公度沈隨真梅史開宴。來會者重野編集官成齋三浦監事安青山延壽李卿小森澤長政及譯官某生也。

沈梅史曰。日前得晤芝輝。心甚念之。閣下勤勞王事。想諸務煩重。所以不常造府。今幸休沐餘閒。得奉塵教。幸甚。尊大人前乞此名。請安。

黃曰。園林劇好。今日初來。甚喜。比日想大好。堂上二尊人。想杖履清適。

誠曰。二老幸健勝。今日願拜何星使。不知許否。

黃曰。俟星使來。遵憲輩並請謁二尊人。

誠曰。西星使大人遠辱來臨。喜溢心胸。梅天之候。鬱蒸惱人。閣下清福想多。座上數名。皆館中同事。願諸公同吾惠教。幸甚。

何曰。蒙愛見招。又座中都是雅客。殊快人意。唯僕智識短淺。恐筆談不能盡達其意。如何。

重野曰。何公使大人前日蒙高軒枉顧。僕適不在家。

失奉迎。悚懼何堪。繼當拜趨奉謝。亦以鄙冗遲延。至今不知所謝。

黃曰。檢固本君東洋新報。得讀重野先生大著。純茂淵懿。有經籍之光。不愧名家。想家中舊作必夥。他日仍當枉觀也。

重野曰。過特何當。僕燥髮好文辭。但才識謏劣。且以生僻陋。未蒙大方提誨。遂承自安。自今以往。拜趨門下。以乞教示。先生幸勿見棄。

黃曰。重野先生多日未相見。極以為念。比來想大好。重野曰。只拜候多罪。時方向炎暑。已復清適。

不堪欣慰。敝地梅天。蒸溽。想當苦惱。何如。

何曰。三浦先生尊府何處。今日得接芝儀。實為厚幸。有暇請枉顧敝館。一領雅誨。

三浦曰。何公使閣下久仰德望。今日始接芝肩。實為大幸。敝屋在濱町第二街壹號。矮陋不敢希高。適他日將必詣高館奉教。

黃沈二公曰。三浦先生閣下久仰高才。幸晤芝眉。歡欣無量。

三浦曰。兩先生座下久仰德著。幸接芝顏。歡喜何窮。但僕武人。尤疎文字。不能筆語。願以通釋得款語。

幸甚。

黃沈二氏曰。過謙。僕輩何所知識。得親炙光儀。極以為幸。

何曰。固本先生在東京否。觀所輯東洋新報。亦有心人也。稍暇當造訪之。

重野曰。固本轉家右精山故別號白臺往東京。頃遊上總。距此十六七里。跡地近日將歸。到僕且致尊意。渠應飲喜。出望外。

何曰。小森澤兄在海軍省。公務忙否。聞英國所購之船。已到二號。皆屬比皆貴國人。抑英國人也。

小森澤曰。三艦航海中。駕英人。而既到港。後我士官及水兵已盡轉乘焉。現今三艦中比無一箇英國人。

沈曰。先生燃蓮炬投竹筒。諒近日必多大著。天氣漸熱。諒道復安和。

重野曰。鄙生公私多冗。不與筆硯親昵。加之才疎學淺。時有著作。亦皆蕪陋不足錄焉。能供大方善盼。比日製佐瀨得所碑文一篇。錄在別紙。敢請賜批正。誠曰。是成齋。帛佐瀨得所文。請正之。
沈曰。雍容靜穆。廟堂之文。而治世之音。安得不令。

人佩服

重野曰不敢當。鄙文當其之高館。切請先生與黃先生肆意。正切悟提撕。

沈曰才短識寡。何足當他山之石。

黃曰大作。蘊釀深醇。意味甚深。不審積稿多少。能惠一飽讀否。句讀霞巖。臨幸記等。為典雅深厚。蓋駸。牙比曾南堂。其尤佳處。乃似劉子政佩服之至。

重野曰。樹揚太過。非所敢當。愧死。

何曰。近刻有蒲生所著傳人傳。先生見之否。其人如何。

重野曰。蒲生其僕。檢知之。其人頗有慷慨氣象。僕為作其小傳。即在傳人傳中。蓋已經覽。但其文辭則未為精鍊。若渠上謁乞垂訓誨。亦同人之幸也。

黃曰。香山先生前在高齋相見。後二三日。曾往其師範學校。見長女公子。未及通語也。

香山曰。四五日以前。愚也歸者。亦有此諾。當日極師不諾。貴邦人至。及君等臨之。始傳之於女子輩。以故愚娘等。夢夢頭。愧恨俱云。

沈曰。久睽杖履。寤念殊深。辰維道。獲結和同。府均吉。香山曰。過日見贈。尊畫團扇。二女拜賜。僕代道謝。至於

畫則嬋娟可愛。比往所賜墨梅。殆似勝之如何。

何曰：兩位女公子好。昨到女師範學校。見其作畫。筆極生秀。真美材也。

青山曰：頃聞娘子歸省。始知有大使來觀。至其畫。僕亦不知為何類面也。書已不工。畫亦當拙劣也。僕一兩日中。欲至公館。呈前日見託拙書。方日俄聞大使來。宮元宅。急齎至。乃呈。左右。罪輕。恕幸甚。僕之書。風日本風。未益者。詩者。學坡。賜達。未能熟也。

何曰：詩已古雅。書尤老健。寄歸以奉家君。若不吝拱壁玉。異日當踵門叩謝也。

沈曰：翁慶龍近人中有書名。先生隨之若何。

青山曰：翁名僕不知之。使君若有藏幅。願一見之。

重野曰：敝邦初嚴禁喫菰。而今遂不行。不知貴邦亦有禁菰之事否。菰或蒿。又作葭。何字為適當。

黃曰：淡巴菰三字。本西人語。中人譯之作此三字。有音而無義。至或作蒿。作葭。又附會而為此。其實為敝國古來所無之物。故亦無字。敝邦人多作菸字。未及考其何如。

重野曰：頃閱全謝山集。有淡巴菰賦。云菰出自呂宋。又云傳自日本。而敝邦則相傳得種。長崎。蓋貴邦高

船齋到也。彼此傳說正相反。請教示。

黃曰：淡巴菰實出自呂宋。西洋人能鑿言之。彼此皆從商船齋來。其或先或後。則不得而知。至云出日本則訛也。

重野曰：菰之入敝邦。在二百年前。寬永未審其入貴邦在何時世也。

黃曰：淡巴菰之來。不過三四百年。盛行於明末崇禎時。尚懸為厲禁。吸者罪至斬。西洋人亦言盛行各國。不過三百年。

重野曰：敝邦禁烟之令。始發有黠商。權買烟管以驟

致富資。知今遂不行也。至今其商家猶存。

青山曰：聞大邦人好食蠟油。按字書蠟与蠟同。此物以蠟為之。否其味果如何。

何曰：此生食好熟食尤佳。嶺南香山港所產其味濃厚。

青山曰：敬承如油字不詳得。此物唯生熟食。別無蠟油者耶。

沈曰：蠟即蠟之別名。為以油則用蠟。鹽醃出其汁。而供調和。如醬油之類。

黃曰：貴國所產海苔昆布。敝邦人皆喜食之。漁魚翅

尤為珍品。

香山曰：貴邦西蜀尤嗜昆布，真然否？嗜之者愛其味耶，或別有藥能耶？

黃曰：蜀人吾所不知。嶺南人喜食之，以為鮮，執毒化疾，滯味則索然無味也。

又曰：魚翅本為索然無味之物，敝邦人用鷄鴨汁調蒸之，必爛而後佳。蓋借他物之味以為味，敝邦人習尚之，殊不可解也。

重野曰：魚翅得他物成味，可知人亦藉交遊成德，所謂以友輔德，異邦殊域，握手交歡，見其所未見，聞其

所未聞，洵人生之幸福也。

黃曰：由小物悟入交遊，足仰大德。其所云：僕亦同之，敢謝厚意，并誌私喜。

誠一曰：此張旭書軸，我舊藩主上杉氏之所藏。朝鮮之役，藩祖從豐大閣入高麗，獲之而來，三百年珍藏，未知果真否？

沈曰：張顛書得之韓人者，當是真跡。其用筆沈著，蘊蓄後跋亦清快。觀吳匏庵跋，知流入三韓亦不久。唐代墨跡存人間者甚少，得見此至寶，眼福應不淺。

誠一曰他一本張旭友人某氏所藏

沈曰張長史書雖云狂草然未有粗浮險澀而可以謂佳者後得一卷毫無深靜之致跋書如出一手蓋市賣所偽為也

誠一曰家君今年七十二歲請賜壽言他日以呈家君復歷幸頌此旨

席上賦呈何張黃沈諸公乞正誠一即未定自有靈犀一點通舌難傳語意何窮交情猶幸深如海滿室德薰君子風

奉和宮島先生玉韻即乞郢政 沈文煥拜稿

東指蓬萊碧海通揮毫雄辯樂無窮高齋嘯詠皆名士苟令香薰散晚風

率筆次韻以博一笑 黃遵憲

舌難傳語筆能通筆舌瀾翻意未窮不作佞盧蟹行字一堂酬唱喜同風

次韻 何如璋

近西人有電器名德律風足以傳語故以此為戲

何須機電通神通寸管同摻用不窮卷則退藏彌六合好揚聖教被殊風

何曰尊公高年令德願得一瞻壽星歸寓當作無
詞以祝

誠一曰攷皆係柳橋籍一名阿濱一名阿梅一名阿
愛皆請諸大家之名吟願各詠一詩以見贈

書贈阿濱

好是相逢洛水濱驚鴻翩若見身神果然標格環肥
妙題品由來出主人

何子我醉墨

憶昔尋芳湘水濱明珠解佩不勝春偶從仙島逢仙
子人面桃花一樣新

張魯生戲墨

金釵環侍席當中綠酒微醺燭影紅我向水濱頻細

問旁人莫笑馬牛風

東海黃公

濱町春色不尋常絕妙金釵十二行玉立亭纖影
媚就中獨數窈窕娘

醉梅史

書贈阿梅

情濃暮雨臉朝霞信是人間萼綠華我本羅浮山下
客欲杖清夢到梅花

子我

記曾點額壽陽粧濃艷羅浮一樣芳聽罷岳陽樓上
笛江城五月正飛鷗

魯生

一曲江城唱落梅當筵共醉酒千杯霓裳縞袂翩
躑舞莫認人間華笛來

公度

梅額櫻唇妝飾新。小蠻樊素鬪爭神。就中仙子羅浮客。半鬢宮黃粉色勻。

梅史

書贈阿愛

國色天香愛牡丹。翩然風韻本來難。嬌嬈十三

子我

女如意珠宜掌上者。花容玉貌耐人看。我亦鍾情割愛難。何日貯來金屋裏。錦衾角枕共春寒。

魯生

雙鬟便既值千金。最小嬌姬弱不禁。醉後欲傾東

海水一齊併入愛河深。

公度

變聽流鶯調古初。香含萱菂十三餘。明珠十斛當時

選翠之紅之總不如

梅史

誠一曰諸大家為吟所謂咳唾成珠者三校書得此珠顏色生光余代謝

何曰重野青山兩先生今夕之會如明道先生入妓席不逃別有風致賦之以呈

我是今生杜牧之華堂親見紫雲時。狂言欲乞君應笑且醉當筵酒一危。

重野曰厭之夜飲不醉無歸

何曰醉言歸醉言舞彼美人兮莫我肯顧

青山曰君語真然美人必云老物可惡

何日他日招兄等再為雅會賦之告辭
舊雨不如今雨他鄉即是故鄉且訂三山好會拚他
一醉流觴

六月二十四日沈梅史惠書并詩

日前在曾氏晤談甚歡暢迺來炎暑諒侍棋康綏奉
上壽詩一首乞指教我為幸此佈頌請宮島先生撰
安尊公萬福府上均好

芸生託兩間求福莫如厚誠篤世所輕實為天人佑
皤之黃髮翁今書鍾郝偶植杖繞孫曾捧匜羅子婦
歧疑文武材匡襄居朝右先生伯子仕史館仲子仕海軍省花間詭稱

觴光風動錦繡嗟翁何術延年致胡為澹泊任天
真機巧亦何有淵靜精氣凝慈祥根柢茂至道簡而
要邁種能富壽不信芻蕘言請視宮島叟 戊寅

五月從何張二星使謁一瓢先生、今歲七旬矣
既躋大耋備致多福雖僱箴不能及也笑頌遐齡以
侑壽卮即乞教正其禱 姚江沈文榮拜稿

六月二十八日恭贊董公度被惠書并詩

昨辱訪以事未及倒屣道趨曙而車駕既去為之
悵然堂上壽詩謹既製就鈔草呈覽僕拙於此事慮
不足塵觀也大著暇日評之稍遲再能奉璧暑熱

珍重宮島先生執事六月廿八日黃遵憲頓首
東海翁媪八十餘腰脚強健吐不如子孫羅列多官
連開顏大笑樂且華堂置酒當清夜明月吐光照
碧虛賓客駢道盈車騎一時豪俊紛瓊琤子引
金卮跪稱壽銀燈照耀紅芙蓉君子燕飲懽無
極令我彷彿遊華胥蓬萊方壺果何處此間無
乃仙人居群真跨鳳朝天闕錢鏗退隱在鄉閭車
馬服食同人世間來閉戶還著書年漸覺容顏
少白髮變黑面皺舒枕函自寶養生論不向商山
采芝茹 宮島一瓢先生夫婦年皆八旬余與令

子采香太史文賦此為壽 後學顧南黃遵憲拜草

一瓢翁者宮島太史之尊人老老至齊眉兒孫
繞膝洵海東福人也戊寅六月下浣 顧南何
如璋拜稿

鶴髮船梨望謁然五雲深處拜神仙板輿野服
遊花徑萊綵宮袍出木天澹泊自甘頽子樂養
頤應得老聃身兒孫羅列環南極只在青邱紫
氣邊

壽宮島一瓢老人 四明張斯桂
絳縣壽添七十齡聿傳詩道舊門庭東瀛自昔

稱仙島南極由來號壽星魚國今壽歌燕喜班
家有子續麟經我今建節扶桑地快舉兒航
酌絲醪

七月二日訪清國公使於月畧院

何如璋曰館中課程頃當酷暑聞貴國各官署例
給假五十天從何日始君屆時仍到館抑過五十日
後方到館

誠一曰給假由七月十一日始其間六日到九月十
日終各官便宜交替互給三十天即舊曆六七月
也

何曰此例是貴國舊日通行者還是維新後方有此
例

誠一曰小官始列朝班在維新三年之正月當時無
此例始定此例在六年之夏

黃曰此月黑雲放燈於何日止
誠曰此亦五十日天

黃曰重野氏作大久保碑文成否
誠一曰未闕版

黃曰川田龜江作木戶參議碑聞至今未成是
誠一曰木戶遺宅須編纂履歷未其碑成

黃曰有板垣退助者亦維新功臣聞已退居其為人何如君知其人否。

誠一曰維新之初僕與板垣交最親切其謀國事其為人忠實頗有憂世之慨尤多軍功今與政府異議。

黃曰其與政府異議者如何。

誠一曰板垣以為維新之初

天子下詔曰萬機決於公論然則今之時宜使國民參與政務政府所見則否全國士民智識未開未可以參政務朝廷先立國憲而當施政治板垣與故

府異議者在此

黃曰然其為人忠實則大可兼收而并用也雖偶與政府不合亦必有可補偏救弊者朝廷用人不必專以一格也。

沈曰無為權者必受其咎此公之謂矣。

黃曰是人近在何處又何所作為。

誠一曰現在土佐國高知縣新結一社名曰立志社聞此社為擴張民權之論。

黃曰士大夫退居最以理亂不知黜陟不聞為宜自立一社徒多事明季士大夫喜立社其弊至於

亂國可鑒也

誠一曰僕所見亦有略同者是以憂於板垣也

黃曰若如此則憂板垣者豈第先生一人

誠一曰然雖然板垣之向者為參議在政府解武

之常職以廣將大庶民之事業解諸藩之兵備以歸

其權于朝廷廢武人若自之佩刀以定海陸軍之

兵制當時廢藩置縣板垣之力居多矣

黃曰其所為皆是若今所云之廢刀則近墨人自由

之說大邦二千餘年一姓相承為君主之國是豈可

行

誠一曰君主獨裁即我邦

天子曰固有之尊宗 帝室乃國民固有之良習此

是萬世不易之國體也前所說者乃政體之變通決

不害於

皇統一姓中古以來王政衰微政權歸于武門九七

百余年其間篡奪無止

天子徒擁虛器而已全國士民氣風弼卑屈方今

宇內一變敵邦亦維新之秋也既與萬國對立固宜

謀其富強然而有護國之職者但有武士者而其數

亦不多甚自餘平民豈復有知憂國家者哉是

故更革兵制以廢武士徵集兵賦以重國民之任而如此
後始可以獨立東洋傳

帝系於萬々世也樊論異于墨人自說請君勿疑

黃曰是事萬々不可求急效當先多設學校以教之
後定取士之法以用之則平民之智識漸開而權亦
暫伸矣

誠一曰現今論議紛紜到底學校造士如貴說

黃曰若以素日不學無術之人遽煽動自由之說加
之大國武風俠氣漸深日久其不為亂者幾希故
僕私謂教士取士為今日莫急之務如鐵道等其

次焉者也

沈曰貴國今尚西法言利與民權皆致亂之道也人
皆爭利不奪不厭食民苟有權於君何有

何曰貴國維新之治已逾十年上下之際議論不一
情意不通矣且亟定取士任官之法不妨多分科目
以收羅通國之英俊則彼為平民者知進身有階
氣憤自平此制與倡民權自由之說者有其利而
無其害弊次第行之國本始固否則上下不一心其
有不可勝言者卓見以為然乎
誠曰取士任官之法願聞其法

沈曰教士之法須使知忠義大節則尊君愛上風俗歸厚若教之以趨利求利之法而不知大義則作亂者多矣

何曰欲取士由教士始教士由學校始學校教士須立章程其道理則不外孔孟忠君親上仁義道德之說鄙說小子初入學須令其讀四書熟誦師為之粗解其義稍長則視其材質所迫如文章詞賦天文算法凡西洋機器百般之類分科造就其業有成者聚而考校之擇其尤者授以職事由小而大其奮勉者升之不稱者黜之考而不及格者使之

再學定期再試不赴考者亦聽之考須有時每縣約取人數亦須有定額其中節目繁多有因地制宜者非一言可盡也

又曰再刻下人情有紛擾不定者鄙意宜特令各縣官撰其才異者先授以官亦收拾人心之一法否則各有所私徒滋人言非弭亂之道經久之計則須定造士任官之法始行之無弊也高見以為然乎沈曰知義而知兵則有益於國知兵而不知義則有於國孔子孟之道亦不去兵堯舜之世亦不廢兵不過有本末輕重不同耳

何曰頃聞歐義有所謂貧富貴賤一致之教入其會者不論何國人皆同志同心此將來該各大亂之道也不出三五十年矣

誠曰貴國進士及第之法可得聞乎

沈曰一縣所舉曰秀才一省所舉曰舉人合十八省而考進曰進士進士在殿內皇帝親試之其所取第一人曰狀元及第第二人曰榜眼第三人曰探花皆賜同及第

七月十日接何張兩公使書

江村銷夏登眺頗宜十三日午後陽歷七月十日奉邀駕

臨向島千秋樓植半盃酒一敘叨卻為幸此啓

栗香詞宗閣下

何如障頓首
張斯

七月十一日訪沈梅史

沈曰明日向島千秋樓之會務望駕臨本欲於館內設席但地窄又庖人不能治貴邦之肴故借向島酒樓治具便賞鷗燈也

誠曰敬頌命明日會者何人

沈曰副島種臣松平慶永有馬道純植村家壺大河內正質大河內輝聲中村正直重野安繹藤野正啓青山延壽宮本小一宮島小森澤三浦安國義臣

伊藤圭以

誠曰拙著若干卷皆係少時所作請改之

沈曰弟陋劣寡學何敢輕改宮島老先生之詩

誠曰沈君何太謙願得君與張副使之批評又將壽梓以傳之子孫耳

沈曰當代呈何張二公使評閱佳處弟亦必附管見不至為一辭莫贊之遊夏也

黃遵憲有書

久未見此心耿耿前得華簡並賜美濃紙拜受謹謝僕日來患痔不便搨几大著是以閣置未閱日來

稍愈捧讀數過如陳琳能愈頭風大暑中更如服清涼散也此卷如下卷之佳竊謂少加刪訂亦可出而壽也僕於此道本屬茫然辱愛之故謬加評點乞恕乞恕何公使評並以寄閱近日頗忙若欲索序徐可乎心緒甚劣稍暇當走高齋作半日譚一破積悶此上宮島先生文凡光緒四年七月二十六日黃遵憲頓首

沈文煇有書

栗香先生閣下一昨得手教承垂愛券之銘感所賜陟釐潔白光瑩實是佳品愧無茂先博物志副此

珍貺壽詩有紹當即書此復頌請待安不具

伴來接奉午教並紹本二軸當遵教轉呈張公使
及黃大令也此復頌頌栗香先生近安沈文煥頌首

八月九日黃遵憲公度沈文煥梅史廖錫恩樞

仙被訪

黃曰久不見想道體佳勝僕月來患痔今既愈然人
為之消瘦酷暑不得出門今稍涼故偕二公過訪也
誠曰過日得接華翰知仁兄患痔又前訪高館不得
相晤頗勞心

沈曰前日惠臨值炎暑未得過敘別後甚念之今日

往麻布町看基地至則其地買於他人乘涼爽奉訪
得晤幸甚近因在館之馬車夫酗飲欲換一人不知
有樸實謹慎者否近欲造公署約用地三四千坪不
知有相宜而價廉者否價能每坪半圓甚妙
誠曰公署何方為便宜

沈曰能遠近適中更好然亦不拘

誠曰城市之地高低孰為好

沈曰太高則遇雨人力車上下不便低者能不積水
亦佳

黃曰大著高絕僕於此道未窺門戶率意妄言

幸恕

誠曰拙稿經評定覺一新邦人不解音節如格律亦不免於暗中摸索自今仰教高門猶得窮淵奧乎黃曰足下七古似稍遜一籌揣足下未及多讀耳如子才力何患不成家僕當罄所知以相告僕亦暗中摸索者未敢為是也

沈曰古詩長者須有精神方能不散否則淺薄矣觀閣下大稿氣旺力足當能辨此也

誠曰果如黃君言僕不多讀故識見淺薄若欲作古詩則當師何人而可作詩又必要讀歷代史書

平

黃曰喜學某家則多讀某家至於歷代書籍多讀則氣味自古才力自富與詩若相關若不相關足下此刻學古詩且多讀李杜蘇三家三家喜誰氏

誠曰僕平生喜讀杜詩但未至窺其域耳

黃曰喜杜詩最妙

沈曰不必全讀他日弟為君選出讀之可也

誠曰漢魏六朝詩有何集

沈曰僕當送一書來借君讀之

誠曰原自幼時好作詩唯僻邑之良師未能領受

大方之教今遇黃沈二方家得叩其蘊奧何等
喜幸僕不知所言

沈曰他人競作新聲如玻璃器具必不耐久閣下
詩金相玉質可為傳世之寶弟之推重以此非虛譽
也此詩何不將閣出者抄一編付梓

誠曰拙集他日果及刊敬請二公大序

黃沈二公曰敬諾敝文且俟與佳屬草以閣下所屬
不敢草也

廖錫恩曰久欲趨謁無緣得達今日始從沈黃二子
登堂心仰渴想望不我棄飽聆大教幸

誠曰廖翁初被枉高軒多謝日於瀛車中思
一晤當日到橫濱否

廖曰昨在瀛車遇閣下率文郎三人半道分馳思
一晤深愧言諾不達又無管城子以為通事殊不
能釋然於懷僕到橫濱晚即回署閣下喬梓何往幾
時始返望詳示之以釋積悶

誠曰僕携三兒納涼池上本門寺有詩曰杖鞋來
叩古禪關樹影蟬聲白日間自有吟心塵不染僧
房深處坐看山即乞正

依韻奉和請即有正

錫恩

不是投書愛掩關一年幾日得身閑羨君擺脫
名韉外車上相逢亦說山

誠曰席上即吟有此高和先生深熟此道他日當
受教

廖曰僕於沈黃二子案上得觀大作幽情逸韻愛
玩不釋惜事忙時逼未及卒讀望梓成速賜一部
為禱

黃曰聞青山李卿游日光山墜馬傷背今尚未歸是
否

誠曰頃聞歸家而未愈

黃曰前聞其二女公子亦往山中視其父疾其長
女通漢學青山蓋相依為命者然少者亦甚佳
也

誠曰青山李卿頗富女子能解文學且屢得
兄等之賞譽頗增聲價

黃曰僕欲於東京娶一閨中女為妾足下能為我作
書偕乎

誠曰僕昨夜登新橋酒樓有一名妓竹者頗說公
度之事何必要我娶一閨女

黃曰曾書一團扇貽之新橋尚有一小萬年二十許

有名士舉止僕亦喜之。然僕欲娶為妾不欲娶者。良家子肯嫁外國人為妾否。

誠曰良家子素不許嫁外人且兄等期滿歸國便擲棄之身。

黃曰携歸。

誠曰兄尊府自有正夫人貞靜以俟兄歸兄今於珠城娶妾夫人其謂君何也止之止之。

沈曰公度至貴邦如周穆西征曰赤鳥白美人之所出也寶玉之所在也必欲娶一美而後心安。

廖曰黃君夫人亦是能逮下而無嫉妒者可以出結。

誠曰小萬亦能解人情他日將呼小萬小竹以招兄等而償今日之責兄等能來否一笑。沈曰閣下見招必赴也。

十月十九日訪月叟院見何公使

何曰永田町房地頗高唯微嫌平地稍仄然徧閱數十家無逾此者頃承貴外務省厚意見讓擬月內遷至該處嗣與足下往還更便矣。

誠曰頃聞公館定不堪欣賀該處地最高爽多不見比且與敝邸接近往來殊便。

何曰數日前副島先生枉顧並以大著見示集中

之作識高。筆老直逼古。大名象洵一時傑也。
下午本擬到其家一譚。如有興同去如何。
誠曰。當與公一訪。
何曰。近日自有竹橋之變。紙幣價陡落。市上情形
殊不佳。有良法以救之否。

十一月二日訪永田町新公使館與張副使魯

生沈梅史晤談

誠曰。良久不見。冬天朗晴。漸覺微寒。想安好。頃者
公館已定。地形亦好。可賀。拙宅距此不遠。尤便
往來。前所賜壽詩。家君獲之大喜。使余代謝。

張魯生曰。久別忽見。益覺歡欣。尊翁起居諒多佳暢。
容日後再當過訪。未知尊府近在何處。弟苦于路途
不熟。殊多未便。

誠曰。敝舍距高館總五六丁。同屬糴町區。閣下散步
時來訪我宅。林下清談。尤為妙。

張曰。然則近在咫尺。其妙無比。但須待我房子修
好。才能造府耳。

誠曰。先生曾同何公枉顧。當時即席有名吟。能記之
乎。

張曰。前者過訪。並叨酒饌。常銘肺腑。至於詩章。多不

記憶。蓋緣年老健忘之故。老不如人。可勝浩歎。請為諒之。

誠曰。但貴館少遠市街。恐不便需用。

沉曰。買食物不甚便。然去器市遠亦一得也。

誠曰。君子貴恬淡。此館在高處。興居頗安。而地靜。

交際亦自可親密。

沉曰。陶詩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今與先生相。

近。則亦千萬買鄰之意也。日來頗忙。稍遲至府拜。

謝惠存。

誠曰。過日一觀橫濱。賀造船所。不知慰懷否。

張曰。製造局極好。其地勢亦好。如遇有軍事。該處頗可守。

小春天氣乍驚寒。新卜蝸居興未闌。燕賀忽來。片舊。

雨。筆談差勝舌翻瀾。

我不能詩。待捉刀。風霜筆聽呼號。談到黃昏。携酒坐。

上弦。月色半輪高。

恭和宮島大兄原韵。魯生戲筆。

十二月一日訪何公使筆談。

誠曰。近日廣西李楊材之亂。有官報否。

何曰。現敗守南東京。近傍府城。駸有犯取之勢。李。

初為髮賊。其後官軍招降之。為武官。近頃不平。遂擲家貲。嘯集不逞。共謀叛逆。告知廣東巡撫曰。安南我祖先所居。久為人所掠奪。今將復之。自為安南王。以服事清皇也。卿等幸勿見妨云。可一笑。及安南乞援。朝廷遣廣西黃黑二旗軍圍救之。撲滅在近。此等之事。我朝廷未以為勞。

誠曰。廣西廣東常備兵。其數幾許。

何曰。一省大抵五萬。合兩廣不過十萬。

誠曰。此賊就滅。應不遠。西疆之亂。則如何。朝廷得無苦惱。

何曰。官軍今已破喀匪。左元帥宋棠。猶率兵六萬。以化戍境上。此地邊界。與俄邦交錯。故處分必當要明白。今朝廷特派欽差大臣于俄國。以當其事。其人姓崇名厚。

誠曰。將來亞細亞之大勢如何。

何曰。熟察亞洲大局。將來為我大害者。非英非德。非澳。唯一俄國也。俄真虎狼之國。其作禍先發。端于朝鮮。朝鮮一跌。中土則危。中土危。則貴國亦危。不可不思也。

誠曰。朝鮮近狀如何。

何曰。固守舊法。不好通商。事我中土。頗極謹恪。奈何力不足敵俄。

誠曰。今朝鮮不好通商。其勢不免固陋。然我之防俄。藉以為干城。卻似為得策。如何。

何曰。不然。防俄之策。却在勸彼使為通商。其勸通商。宜以英法人為之。何也。英法通商而入朝鮮。俄必與之拮抗。若使英法牽制俄國。則中東之禍。庶得少避。故曰。亞洲安危在朝鮮。一跌則亞洲之勢。忽變。誠可寒心。今俄國新勝土魯古。非唯英懼之。德亦實懼之。可知伯林之一會。英德通策。

以平均俄之力也。俄所得既不足償其所失。則不得不發憤於外。此般亞汗之戰。無乃非其兆乎。今英國開亞汗之戰。其力固難保不敗。如英而敗。則歐洲大局立失。平均於是乎。俄縱強暴之勢。駭然轉方。以迫我亞洲。我亞洲陷危地也。必矣。此事決不出十年。及今之時。精練軍艦甲兵。以待他日之變。猶可及也。

誠曰。今假使亞洲陷其危地。其施設應之以何方。法則可。

何曰。無他。隣國相援。唇齒相持。竭忠盡誠。各報其

君盡人事以待天命其成亦天也不成亦天也

誠曰誠然

何曰英國目下畏俄務與我中土親睦此亦保其平均之一兆也向者英法相合而成震歐洲今也英與法離而忽失威國相隣者可不畏乎哉若能得中東相合為一則歐洲雖強未足為畏也

誠曰高論當服膺

何曰聞近來泰西各國商務日敗貴國此時統習商務似不及時計不如勸民務農此根本之至計也誠曰請聞商務日敗之說

何曰即據一端言之如通地球之人食茶葉用洋布用蠶絲每人日用若干大約有定額今各國競用機器織布布愈多則銷不去而價賤高敗矣茶絲二品則各處競相仿做所出日多又貴國改服制少用絲物故年來絲價日賤而高亦敗其餘百貨大抵如此以機器製造愈多則銷售不去價自賤賤則高敗確然不易之理

何曰李賊之源頗為久遠從前髮匪逃匿安南安南政府借法兵討之今復蜂起蓋李賊因煽動其餘煽亂繼不絕所帥兵卒平日不過三

以版何公使如
琉球之事是球
人解何侯者子

四百人。今稱五萬人。殊可疑。想必當與安南匪黨
合。如我廣東距安南大約五六百里。且以大山周環
南疆。為懸隔。交不覆此禍。
又曰。安南王獨立。但如服制。文章與中土同。清商居
往彼地。大抵十萬人在。逃無邏者。二三十萬人在。緬
者。數萬人。三國皆自之。不受他制。但每十年一回納
貢物于本朝。清商每年出取南洋諸島貨財者
不下百萬。人
又曰。頃者照貴外務。若琉球之事。外務未有谷
中東。本宜督業相依。但此球在中東之間。頗好若

有。謬。落。外。人。之。手。則。恐。為。東。洋。禍。根。今。之。時。不。可。不。
有。兩。使。之。法。如。何。

誠曰。拜嘗貴饌。風味最佳。頗適吾口。

何曰。此是日用便飯。無可下箸者。以君雅相。知厚故。
率尔邀坐。乃君之適口。慙愧之至。頃者人約。副島君
定。日來館一飯。俟其回信。當相訂屬。危人小心。治具
以奉大賢。切卻為幸。

十二月二日何子我書

昨日猥蒙枉顧。筆譚移晷。所以惠我者良多。閣下
能華食。徑飭庖人治具。第客中草。凡百不備。請

閣下於明日午前過我一敘。共圍紅爐傾酒作海東
消寒會也。此致宮島先生閣下。何如璋頓首十
一月九日

十二月三日永田町公署招飲

何公使招副島與余會飲。頗鄉食盛饌。副島作
長篇贈公使。談話移時。及晚辭去。

十二月七日黃道憲。沈文煒。廖錫恩。被訪
沈文煒曰。久欲奉訪。忙冗遂遲。壽詩已書就。并懷
君一詩呈繳。乞莞正之。尊老大人前代請福安。
寒夜有懷

移居霞關峯。林泉適幽興。歲晚又設寒花香。心霜
雪淨。秉燭夜相對。寐處思耿耿。念我素心友
弥日曠高詠。起步望春霄。餘輝燦參井。

拙句錄請采香仁兄大人正之。沈文煒初藁
誠曰。光火壽詩大書殊好。永為家寶。寄懷尊作
幽遠高淡。多謝。

廖錫恩曰。前日命作尊大人壽詩。寫在裱成冊帙
乎。抑別紙繕寫乎。請知示。

誠曰。此一卷現在副島宅。他日呈冊帙以乞大作
幸賜壽言。

廖云昨曾作一詩贈副島翁錄呈尊覽

決口扶桑國如公有幾人來盟曾建節學道舊
傳新望繫蒼生重誠求赤子真東山應再起
翹企及西隣

誠曰天候新寒厨下有酒可一酌恨無下物供酒

沈曰少飲甚佳何必治饌

誠曰過日同副島於使署賜葷饌其味不惡

黃曰足下能喜吾國饌他日弟當再卜約副島先生
同來一飲新居几案未備既購之廣東未來此刻
未能肅客也

誠曰副島翁亦大喜葷食曰如遊貴邦

黃曰吾國之饌不能吐嗟為之豕雞鶩鴨及一切
海錯皆以水火調齊使其真味遠出或烹或饊
或炙或燔大抵皆由醞釀而出故味厚而醲若求急
效而負迫功是為不知味者先宜求雞鴨美材以
立其根本次則問烹饊之法以別其體裁次則
調水火之功以善其製造三者失一不可尤在根
本根本不立則絕無體裁雖有善庖亦不能
製造也

誠曰作屋所以庇身作食所以養體貴邦之

治饌。猶工匠擇材。庖人匠同是一事。至言。沈曰。水火之齊。其後先有候。其配合有宜。如治國也。然別材因時。故負鼎者可為阿衡。此事正不易也。

黃曰。僕往友人家。每設酒饌。而惠臨敝廬者。乃不能見一酒饌。亦以咄嗟立辦之難也。苟貪立辦之名。而勉強為之。卒不可以食。既勞民。又傷財。究何益。蓋各國自有規模。不能以中人所食之饌。遽學日本之法也。

誠曰。敝國食味太過淡泊。無足食者。今日聞諸君

之教。始知貴邦治饌如此。其能丁寧。故有此濃厚之味。宜哉。其能適口而善養體。亦見厨人苦心。沈曰。鄰居咫尺。過從頗易。他日踏雪訪君。不必如剡溪紆遠也。

誠曰。君居竺山。僕屢相見。自霞園移居。却是契濶。真如春明門內。是天涯之句。自今雪朝。花夕不絕。從來以暢襟懷。豈不快乎。

沈曰。定當踐約。以領嘉話。

廖曰。雪朝月夕。恐君與金屋阿嬌。携手遨遊。互相歌嘯。我輩如遊方道士。叩門。寧不討厭乎。一笑。

日之夕矣。當歸晚餐。且有一客在館相待。同食。敬辭。

誠曰。請一酌。防寒如何。

沈曰。天晚謝。

十二月副公使張魯生及王漆園見訪

誠曰。而來不拜。豈眉寒氣日加。想老體堅強。欣賀。今賜壽詩。殊佳。永以為傳家之寶。代家君改謝。

張魯生曰。許久不晤。特來拜候。稍慰渴念。祝壽。俚句不雅。書法又劣。不足供大雅之一粲。幸哂。

納之可也。堂上壽星。諒必康泰。祈代請安。

誠曰。家尊健飯。每日遊出。比暮歸宅。稚子笑迎。

欣欣然。晚酌是為常例。今日仍出門未歸。請安意。

壽宮島一瓢老人

四明張斯桂

絳縣籌漆七十。譽傳詩道。舊門庭。東瀛自昔稱。

仙島南極。由來號壽星。魯國今壽歌。燕喜班家。

有子續麟經。我今建節。杖來地。快舉兒。觥酌綠醪。

王漆園曰。前月駕過。敝館。忽未得賜敘。後因俗。

繁有疎。走謁殊歉。今日特來。幸得把晤。并謝。昔日。

枉顧之勞。近以何時進貴署。何時回府。

誠曰。芳意懇篤。不堪拜謝。僕每日以午前十時出。以後三時回宅。今日纔閑。請緩坐長談。

張曰。近日時光短促。公餘退食。已將日夕。想閣下亦少餘閑耳。况屆歲暮。諸務增繁。未免分減詩興。也不審曾有佳吟否。

誠曰。如論。敬歷既屬歲晚。公私多冗。俗事亦頗紛。

然無適心者。吟情亦竟疎薄。老大人想應佳興

多。僕頃遊瀧野川。觀楓作乞正拙作也。

謹和原韵。請教正。

張魯生拜

楓葉經霜醉夕顛。酡顏中酒兩難分。閑推一管

徐熙筆。點染丹鉛。寫絳雲。

栗香先。示以王子村觀楓詩。即步原韵。王治本拜

飛鳥山前日已曛。隔川秋色自平分。霜華灑

就楓林景。疑是枝頭單絳雲。

誠曰。晚寒甚。請酌野醪。

張曰。此兩樹是椿花否。

誠曰。敬邦稱之曰山茶花。

張曰。此處買茶花。其價值幾何。

誠曰。此庭前茶花。值二圓半。至其大者。想是四五圓。

又曰。老爺瓜極長。不知經幾年如此。

張曰：一年半至兩年。

張曰：豆腐之好，全在于柔。柔則佳，不柔則不佳。身處所買，都是硬，頗不喜。欲得此嫩而柔軟者，不知何處購買之。乞示其名。

誠曰：麴町三軒谷，他日購買可贈也。今日單然具酒饌，素無足食者。貴邦之饌，頗濃厚。天寒之時，最為可喜。做饌淡泊無味，慚愧。

張曰：淡泊濃厚各有好處。我邦遇冷則尚厚，逢暑則尚薄。此常情也。倘有人專喜淡薄者，又有人專喜素食，一遇葷腥即大嘔吐者，總之各從其便。

走筆乞和

張魯生草

詩酒聯歡，賓主情星。棹一載駐東瀛，兩家本是同文。國變古如何，字蟹行。

誠曰：張翁頗善英諾，亦必可善書英字。何故言字蟹行，思必答和一笑。

誠一再拜

世態風雲日夜移，英雄處變貴來時。從今須學蟹行字，何恤人言夏變夷。

張曰：疾而尤妙，但恐蟹行字，君未能讀得。

王治奉曰：滋樓酒饌謝，馬車在門乞即告辭。容十四夕，到府再敘。或約沈梅翁同來。

明治廿六年癸巳五月廿八日於養浩書局起筆

栗香閑人



E-2-1

